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六十八回 和議成洪皓歸朝

卻說何鑄、曹勛回至臨安，朝見高宗，曰：「臣領詔書通兩國講和之好，見金主，深達陛下至誠之意，金主允臣許歸太上皇梓宮，及韋太后車駕。著臣先回奏知陛下，金主隨即遣大臣送到皇太后矣。」高宗聞奏大悅，曰：「若果金主肯歸吾皇太后及三梓宮，朕當永懷至德，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。」何鑄、曹勛既退。次日，金宣徽使劉筈齎金主所賜袞冕圭，冊帝為大宋皇帝。仍傳遞送韋太后還國。高宗受冊已畢，設宴款待劉筈，因問之曰：「金主許歸太后，約在何日？」劉筈起而對曰：「金主遣臣先傳與陛下，皇太后車駕與臣同日離燕地，不久亦至矣。」高宗聞筈所言，喜不自勝。宴罷，次日與廷臣議見太后，當行何禮待之，何鑄曰：「金主既歸皇太后，陛下須用出郭迎接，以示所重。」高宗然之。即準備鑾駕，率群臣出離臨安。行至臨平地界，使臣傳韋太后車駕將近。帝聽了，遂出鑾駕迎候。眾百官齊擺列道邊。遙聞前面鼓樂喧嘩，車聲轆轤，一行從人擁著皇太后車駕來到。眾百官拜迎路傍，高宗親入接見韋後，母於歡悅不自勝。高宗復登鑾駕，隨太后車駕，一同進入臨安。中外軍民百姓各排門迎接，無不踴躍歡呼，皆言皇太后復還，朝廷社稷之福也。高宗迎入內殿，率眾百官朝賀罷，眾臣見太后因久留金國近二十年，北地風霜不常，而後鬢髮蒼白，各嗟呀不已。高宗再拜曰：「寡人以太后之故，屈恥求和，不吝中國所有，悉從之。今已見慈顏，是寡人之心志滿於此矣。」太后愀然不悅，既而泣下，曰：「王以吾車駕南還，遂言滿足心志，其如父兄之恥辱何？吾近在金國，時聞得本朝兵勢大振，四方從風，其成敗勝負之機實在於王。若今專憑講和，分天下為南北，權各有歸，又不知久後孰為君，孰為臣，使中原士民無所專主，禮樂征伐，不統於一人。失先帝創立之洪基，忘不共戴天之讎恨，非英明剛斷之主哉。若今不即報復，卻使金人養成銳氣，鼓勇南來，則王又能安處廠隅，而滿其心志乎？」高宗聞後語默然，惟曰：「待寡人與群臣議之。」是日，因奉太后入居慈寧宮。時紹興十二年秋八月也。

越三日，金行人傳到徽宗皇帝及鄭、邢二皇后三梓宮。將到臨安，乞聖旨預行措置。帝聞此消息，即下命中外宰執，沿途迎接梓宮。喪至，帝更易總服迎候，安奉三梓宮於龍德別殿。

仍命廷臣仿舊制，執喪哀臨三日。至冬十月，帝下詔葬徽宗及鄭後於永固陵，以邢後附之。

高宗以和好成，復遣使臣沈昭遠、楊願二人詣金國謝恩，及請歸宋行人。教沈昭遠賀金主生辰，楊願賀正旦，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、銀酒器萬兩、錦綺千疋。曹勛諫曰：「陛下遣使詣金謝恩，禮之本。然若以二使為辭，必使外國諸侯聞之，皆以我無制金人之策，惟將竭中國財物以奉承之，似太怯矣。止宜遣一使，通命可也。」高宗不聽，竟遣二人而行。沈昭遠辭帝，迳赴金國，進上賀生辰及正旦禮物。金主大喜，謂眾臣曰：「我知宋帝不負吾國之恩，今遵誓書依期進來禮物，此不失其盟好也。寡人亦須重報之耶？」律德奏曰：「陛下受賀禮，亦在酌宜處之。如逾禮接受，恐中國有譏吾主專意於財物也，非示威於外國計。可循契丹例，不用兩接其禮，遣還使人，照依常歲受賀。則諸侯聞之，皆以陛下重於德義，而無有不悅服者矣。」金主從其諫，即遣還使人，不受賀禮，仍以宋行人洪皓、張邵、朱弁還國。詔命已下，適兀朮自汴京渡淮北回朝見金主。

金主以其久勞師在外，甚撫慰之。兀朮奏曰：「臣自領兵南下，不能占寸土以歸陛下，甚致損折兵馬，耗費糧草，臣之罪不容掩矣。」金主曰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非爾之不盡心，皆緣未得地利故也，何罪之有！」遂封兀朮為太師，領三省事。兀朮謝恩畢，既聞詔已歸宋行人，復奏曰：「中國既成講和，息爭罷戰，休養軍士，誠亦善事也。主人既歸以梓宮、太后，德之至矣。復許歸宋行人一起，甚非其利。蓋聞洪皓等動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如縱之歸，是放虎入山，自遺其患，陛下宜早圖之。」金主歎曰：「孤失計較矣。」時報宋行人已出了燕地，金主即下命遣七騎漏夜追之。騎兵急迫至淮西，皓等已在舟中矣。騎兵不及捉獲，自回金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洪皓與沈昭遠等歸至京師，朝見高宗。沈昭遠復奏知金主不受禮物之意，高宗深服其論，召洪皓、朱弁、張邵入內殿見之。帝親慰皓曰：「朕以太后未歸之時，得卿遺書，著李微持歸，寡人甚喜，以為太后在金二十年，未知寧否，雖遣使百輩，不如卿一書。今卿留金十五年而還，忠貫日月，志不忘君，雖漢之蘇武不能過是。」洪皓頓首奏曰：「臣在金國，頗知聲勢。金人所大畏服者，惟有岳飛，至不敢以名呼之，惟曰『岳爺爺』。及聞其死，諸酋皆酌酒相賀。陛下須念先帝受無窮之辱，乘其未及御備，早定大計，不可失也。」帝曰：「割地之約，已有盟誓。今太后車駕才歸，即若變更，不足以取信於天下也。」皓曰：「拘小信而失大義，明智者不為也。昔湯武之得天下，若拘小信，則桀、紂不當誅，天下終不能定也。」

陛下今以盟誓自拘，而忘切齒之讎，倘洪基為金人所得，陛下竟為南渡之偏安。臣等辛苦半生，亦無益矣。」朱弁亦曰：「陛下與金人講和，上返梓宮，次迎太后，此皆知時知機之明。然時運而往，或難固執。機動有變，宜鑒未兆。盟可守，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；兵可息，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。金人以黷武為至德，以苟安為太平。虐民而不恤民，廣地而不廣德，此皆天助中興之勢。若時與機，陛下既知於始，願圖厥終。」高宗見二人陳論剴切，甚稱善。皓等已退出，次日降下聖旨，以皓、弁所論下丞相府議之。秦檜見詔下，深惡皓等，曰：「老儒輩才得歸國，便有許多話說。」即奏朱弁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，除洪皓徽猷閣直學士、提舉萬壽觀。皓自知忤於秦檜，連疏求退，乞終養老母。帝曰：「朕得卿回，正將講論治道，豈可舍朕去耶。」不允其請。後被檜安置英州，徙袁州，卒。

卻說高宗以太后回鑾，和好既成，深加秦檜之功，進封檜為秦、魏兩國公。詔下，檜自思封兩國是與蔡京職同，辭不受。

然檜雖辭，而權柄不下矣。凡是朝廷政令，出其府中，誰敢或違之。時樞密使萬俟卨因事入見秦檜，檜與之交論片時，因問高曰：「岳飛臨死時，曾有何言？」高曰：「曾道，『早信道月長老之言，不落風波之難。』」檜曰：「道月長老何如人？」高曰：「居金山寺，乃通靈和尚也。」檜曰：「岳飛謀反，必是此人指教。」即差手下提轄官何立，齎信牌前去揚子江金山寺，提取道月長老，解來問罪。何立領了批文，即日離了臨安，從揚子江迳往金山寺。到於山門之外，只聽得鐘聲隱隱，磬韻錚錚，正遇著道月長老升堂說法。何立纜下船隻，帶領二人，走在眾僧群內侍立，且聽說了佛法，然後捉他未遲。只見那長老到於法座前，整頓袈裟，燃香問訊，皈依三寶已畢，合了掌，大道一聲問訊，遂上法座，盤足結跏而坐，瞑目少刻間，吟出一偈云：吾年三十九，是非終日有。不為自己身，只為多開口。

何立自東來，我向西邊走。不是佛力大，已平落人手。

道月長老說偈畢，在法座上奄然而逝。眾僧齊合掌道：「師父已圓寂去了。」何立見長老坐化而死，吃了一驚，乃取出秦檜帖文與眾僧看，曰：「今蒙秦太師差牌，要拘長老，有事究問，不想已坐化而去。只恐其中有詐，使我如何回覆太師？」眾僧曰：「我師父已知太師差人來拘，故登座說偈而逝。此明白事耳，有何詐偽？」何立曰：「爾眾僧須將長老屍骸燒化了，方可回覆。」有執事僧曰：「此亦不難。」即令架起柴棚，將長老法身抬上，舉火燒之。不移時，飛燄凌空，一聲震響，眾僧人近前觀之，見道月長老已成幾根白骨。何立看見，只得與眾人回臨安去了。眾僧乃將道月長老骸骨龕於寺之後塔。